



道教與唐代言人的交涉 以李白的受籙煉丹為例

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旭漳講師

宗教發展到了唐代，是個大放異彩的時代。由於版圖再度一統，加以東西交通、經濟的發達，使得信仰與人種多元且複雜（如景教、回教、摩尼教的傳入等）。道教方面也因為與佛教不斷的抗衡和融合，其典籍內容、制度也更臻完善；加之以唐王朝宗室姓李，尊老子李耳為祖先，遂奉道教為國教。此舉進而確立了唐王室的正統繼承權；雖為政治上目的，但同時也提升了道教的地位。其實唐人對道教的崇信原是繼承了南朝江左的風氣而來，諸如陶淵明、王羲之、葛洪與郭璞等人的崇道；其中的煉丹、服藥、靜坐、導引、吐納、吟嘯等活動並未曾稍歇。由魏晉混亂的分裂時代轉而為輝煌統一的唐代，自消極避世轉而為積極解放；如此的背景對於文學藝術的影響自是不在話下。

不死的渴望

自古以來，如何追求生命的延續一直是個舉足輕重的課題，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、「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」，遠自秦皇的尋求長生不老藥，以及漢代張良的「願與赤松子遊！」句，乃至唐代；外在環

境的繁榮昌盛並沒有消弭人們對生命短暫的憂慮，對於長生不死的渴望一直沒有例外，賈島的《尋隱者不遇》詩中說：

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；
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¹

詩中所提到的「採藥」一事或許極為稀鬆平常，並無任何可議之處。然而「松」原有象徵長壽義；若自「隱者」、「童子」與「採藥」觀之，不免引人聯想那隱士道人的所居處，有童子看著煉丹火爐的情景。採藥非只是單純治病而已，甚可能是反映了當時盛行煉丹服藥的風氣。如節錄自李白的《擬古十二首》詩裡所述：

日月終銷毀，天地同枯槁。
螻蛄啼青松，安見此樹老？
金丹寧誤俗，味者難精討。
爾非千歲翁，多恨去世早。
飲酒入玉壺，藏身以為寶。²

（這是說日月終將會消磨歲月，天地也會一同枯竭。黃蟬在青松上啼叫，牠如何能看見此樹的衰老呢？修煉金丹容易誤送凡夫的生命，愚昧的人是難以得其精要的。你不

¹《全唐詩》下冊，卷五百七十四，宏業書局。

²同上註上冊，卷一百八十三。

是那活了千歲的老翁，大多人只會徒怨生命的短暫。不如飲那斟入玉壺中的酒，藏在身邊當作寶物吧！)

既來到世間，卻又不得永壽，無常的無情，逼迫著人們發出無奈的哀嘆與懷恨；面對著生命如此短暫的現實，不得不尋求延長壽命乃至永生的方法。雖然道教的煉丹正好提供了管道，但就其調配藥方的神秘與複雜性，以及煉製的難度，丹藥煉成的機率似乎同時與真正的長生成正比。

道教的煉丹術可分為「外丹」與「內丹」，前者即以服食藥物為主。唐代服藥的風氣之盛，可見唐人梅彪所著的《石藥爾雅》³中，內容收錄了服食書目九十八種。這是中國第一部專論丹藥的著作，其中羅列了各式不同的服藥派別與方法；對長生飛仙的夢想渴求至此，亦堪稱一絕。例外的是名醫孫思邈的煉丹並不主張長生飛仙，而是以治療疾病為要，其《太清丹經要訣》即有清楚說明。⁴

李白的學道受籙

文人的學道煉丹過程以李白而言，在其《感興》八首之五中有「十五遊神仙，仙遊未曾歇」句，道教的入道儀軌中，十五歲是個年齡界限，李白很可能在此時正式入道。其《鳳笙篇》中也說「仙人十五愛吹笙，學得昆丘采鳳鳴。」更是蘊含此意；為了求道，

他遍訪了各地的名山大澤，「五岳尋山不辭遠，一生好入名山遊」（《廬山謠》），爾後還曾不只一次地行過受道籙的儀式。可自他在齊州的紫極宮，受道籙時的詩句得到證明：「吾師四萬劫，歷世遞相傳」（《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》），據聞此時李白所受的道籙已屬較高的層次了。

李白的煉丹歷程

李白煉丹成效究竟如何？從其詩中亦可略見一二，如

《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》其中有的：我有錦囊訣，可以持君身。當餐黃金藥，去為紫陽寶。⁵（在我身邊藏有錦囊秘訣，可保持肉身的長生。當餐按時服用此黃金仙



藥，到時即可稱為紫陽真人了！）以及《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》中的：開劍琉璃匣，煉丹紫翠房。身佩豁落圖，腰垂虎盤囊。⁶（將寶劍置於琉璃匣中，在紫翠房裡用心煉丹。身上帶著授《道籙》的《豁落圖》，腰上垂繫著繡有虎型的錦囊。）

更有描寫得很詳細的《草創大還贈柳官

³ 參看《道藏》第十九冊所收錄。

⁴ 參看容志毅《中國煉丹術考略》〈唐代煉丹術的盛行〉，上海三聯書店。

⁵ 《全唐詩》上冊，卷一百七十四。

⁶ 同上註。



迪》，說明如何煉製「大還丹」的方法。詩中充滿了各種隱晦、象徵的字詞，這是常人難以全盤理解的。自古以來修煉金丹的內容本非普羅凡夫得以窺見，唯有「同道中人」方能知曉箇中奧妙！

李白確實是煉丹了，然而丹藥似乎也沒有煉成。作於晚年的《江上皖公山》裡有提及「待吾還丹成，投跡歸此地。」可知煉丹的過程繁複，亦或許是其條件的不足；李白尚有許多關於煉丹的作品，不再贅述。嚴格說來若要依照道教的要求，修道本應清心寡慾，淡泊名利，才會有所成就；然李白既入道煉丹，同時又要追求功名，欲兼得魚與熊掌，確實難為。⁷

其他唐代文人的煉丹

唐代文人煉丹的紀錄其實不勝枚舉。甚至以儒家道統自任，排斥佛老不遺餘力的韓愈本人似乎還是有服藥紀錄；根據白居易的《思舊》詩裡所述，韓愈的過世，還是因為服藥過當所導致的：

閑日一思舊，舊遊如目前。
再思今何在，零落歸下泉。
退之服硫黃，一病訖不痊。
微之煉秋石，未老身溘然。
杜子得丹訣，終日斷腥膻。
崔君誇藥力，經冬不衣綿。⁸

白居易在此詩中回憶因服食丹藥卻先他而離世的四位好友：韓愈、元稹、杜元穎、崔玄亮，自己與好友的歲數並沒有差多少反

而都比自己先走了！

難以理解的是，韓愈曾經寫了一篇《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》記載了其女婿李于和其他七位因服用丹藥致死的事例，未料自己卻步了後塵。⁹

長生飛仙的尋求

人世間究竟有什麼是不會毀壞的？唯獨道教提供了長生不老這條路。佛教反而還認為人的身體是個地、水、火、風「四大」和合的「臭皮囊」而已，不值得留戀。無怪乎多少文人將相，乃至貴為皇帝者，往往在參訪叢林高僧大德，尋求心靈解脫的同時，吊詭的是，私下又暗自服食丹藥；常人畢竟擋不住長生飛仙的誘惑：一方面既能免除生老病死之苦，另一方面又能安享塵世之樂。此處看來，道教「成仙」的境界對文人而言，其誘惑似乎更甚於佛教的「涅槃」了；永樂與煩惱止息間的抉擇，人們顯然多選擇了前者。



圖：Al Case@Flickr, CC BY-NC-ND 2.0

⁷ 參看羅宗強《道家道教古文論談片》〈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〉，文津出版社。

⁸ 同上註，卷四百五十二。

⁹ 參看劉精誠《中國道教史》第四章，文津出版社。